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鲁迅的三维时间观初探

谢亚丽

摘要：鲁迅对很多重大命题的思考，如牺牲、黄金世界、过去的重负、记忆之苦、历史中间物等概念，以及对人的生命体验的思考都与其独特的时间观念有关。由此，本文欲借助文本细读，以鲁迅的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对鲁迅在特殊生命体验下所产生的时间观念进行深入解析，探究鲁迅何以认为未来之为虚妄、过去记忆需进行分类思辨，以及当下为何如此关键等重要的学术命题，以期还原更为丰富细腻的思想者鲁迅。

关键词：鲁迅；文学创作；时间观念

时间有三个维度，分别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而鲁迅始终在戳穿未来希望的虚妄，揭示过去对人的牵制，转而多次强调、最为重视的是“现在/此刻/当下”这一维度。他早期作的一首诗《人与时》写道：“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①可见，鲁迅的价值立场在其思想形成的初期便十分倚重“现在”。此外，鲁迅还曾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②鲁迅对于“现在”这一时间维度的重视，有着明确的言论证明。因此，我们从鲁迅的时间观念视角重勘其文学创作，深入分析其小说的细枝末节，尤其是诸多小说中三个时间维度的呈现，或许能够发现这些作品新的思想意蕴。

一、未来的虚妄： 牺牲并非能换来黄金世界

鲁迅对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总是嘲弄：“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③他也曾直言自己对未来的不抱希望：“万不可做将来的梦……‘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假使寻不出路，

① 鲁迅：《人与时》，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 鲁迅：《杂感》，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211页。

③ 鲁迅：《三闲集 太平歌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9卷，第200页。

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①而有意思的是,关于“未来”的思考在鲁迅那里是与对“牺牲”的思考紧密相关的,不管是鲁迅在现实中的“牺牲”还是其文学创作中人物的“牺牲”,终究指向的是对“未来黄金世界”的期许。鲁迅经由自身生命体验从牺牲的主张者转向了牺牲的质疑者,这一认知转向也影响着他对未来这一时间维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对于“牺牲”意义的失效预设和对于“黄金世界”的虚无感受,则预示着鲁迅对于“未来”这一时间维度的渺茫情绪与不信任心态。

鲁迅早期将“自我牺牲”作为自己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定势,多次发表过“自我牺牲”的相关言论,如“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②。甚至在个人行为处事方面,鲁迅也总以“牺牲者”的姿态存活于世,如作为家中长子全力赡养母亲,支撑大家庭而放弃前途回国工作,作为长兄尽心帮扶幼弟及其一家,作为孝子不愿抛弃“母亲所赠礼物”而甘愿在婚姻方面牺牲,作为文学家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提携文学后进,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在精神上决心自食、无情批判自己以唤醒大众等。而到了1925年左右,鲁迅的“自我牺牲”思想出现明显的动摇,这自然被一些学者注意到,如吴丹鸿指出鲁迅在1926年到1928年之间由于熟人变脸、身体状况忧虑等,对此前自己引以为豪的“牺牲”产生了深刻的反省与怀疑,而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其笔下的牺牲者形象。他在文学创作中塑造了不少做出巨大牺牲却未能换来美好图景的人物群像,如《药》中为解放大众而牺牲生命的夏瑜,死后他的血被痨病病人拿来治病;《孤独者》中为亲人作出精神妥协的魏连殳被自己所喜爱的孩子们伤害;《颓败线的颤动》中年轻时依靠牺牲肉体抚育孩子的老太被自己养育长大的儿女嫌恶驱赶。学者王元忠也敏锐地察觉到:“鲁迅也在自己诸多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启蒙者内心因为常常不被他人所理解和认可的极为真实的‘牺牲者的被弃’的痛苦和愤怒。”^③《复仇(其一)》中悲悯人类、为人类谋取幸福的耶稣却被人类出卖和钉杀。1925年的杂文《牺牲谟》以一段段看似客观的录音直接对“牺牲”进行揶揄,

文中伪君子在做劝说人们“牺牲到底”的动员报告,用着娓娓动听的言语(成全穷汉的晚节)欺骗穷汉将自己唯一的破裤捐献出去。鲁迅在1926年10月14日夜里所作的《〈而已集〉题辞》中写到血和泪的牺牲换来的只是“屠伯们逍遥”和“杂感”,最后连这些都没有,仅仅剩下“而已”。^④鲁迅随后在同年12月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诉说着牺牲的无用,充分说明彼时他对于“牺牲”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甘所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常劝别人要一并顾及自己,也就是为此。”^⑤

在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的《奔月》等小说中,鲁迅重新创生了牺牲者的形象,表达了带有自身生命体验的“牺牲”反思,即牺牲者的最终命运无非是被无物之阵包围和被爱人抛弃的悲剧结局:昔日射杀猛兽、为民牺牲的后羿陷落在一个不需要英雄的现实生活世界,巨兽的消失意味着后羿失去了赖以确证自己牺牲者身份的对象,同时也意味着牺牲者正处在被牺牲之后更强大隐形的无物之阵,如庸俗、无聊生活的现实困因;后羿为爱人四处奔走捕猎、甘愿留在人间的牺牲,并未换来妻子的相濡以沫、温情体恤,反而招致妻子天天抱怨吃乌鸦肉的恶语相向;后羿不忍抛下妻子嫦娥,舍弃吞药升天的牺牲,却换来妻子独吞仙药飞升的决绝。就连后羿用心教养的爱徒逢蒙,并未感激自己的倾心付出,反

①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238页。

②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213页。

③ 王元忠:《鲁迅写作中的“牺牲”意识分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④ 鲁迅:《〈而已集〉题辞》,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9卷,第420-421页。

⑤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第234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0。

而被利用和暗害,“牺牲者的牺牲不但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和理解,反而落入了尴尬与滑稽的境地,这正是牺牲者的悲剧之所在”^①。在《补天》中,伟大的女娲耗尽神力创造人类,却被人类嘲笑和亵渎;在写于1934年的《非攻》中,心怀仁义、不辞艰辛、不求回报、平息战乱的墨子,归途遇到的却是忍饥挨饿、被搜检、遭抢劫、避雨被驱、淋雨鼻塞,无私奉献的墨子因无人知晓,最终陷入救众生者难救自己的失望惨境。鲁迅在《奔月》《补天》等文本中采用“油滑”的美学风格消解原本庄严伟大的牺牲行为的意义,“牺牲”由此显示出最终失效的本质,即“牺牲”是没有意义的、无效用的,得到的并不是人们的感恩戴德和崇高的尊敬,反而换来了庸众的奚落、嘲讽、打击,以及自己痛定思痛后的幡然醒悟。

而“牺牲”的最终要旨在于“以伺将来”,尤其是对于前期坚信直线进化论的鲁迅而言,他坦言:“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②这说明在鲁迅那里,“牺牲”的同时意味着对于未来“黄金世界”到来的期待。而随着理性思考的深化、科学文艺理论的学习,加之亲身经历过新文化阵营分裂、兄弟反目、学生恩将仇报等事件,鲁迅逐渐摆脱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他开始认识到“牺牲”的意义失效。当“自我牺牲”的意义失效后,“未来黄金世界”自然也只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成为一种虚无。在这一阶段,鲁迅对“牺牲”的一系列消解,正显示其对于“牺牲以伺将来”的不抱希望,“牺牲”所换取的未来黄金世界的最终到来成为一种虚妄。他与许广平的通信也间接表明了彼时他对“牺牲”和“黄金世界”的看法:“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③鲁迅认为现在的反抗未必会换取未来的“黄金世界”,而现在能做的就是与目前不够光明的世界做韧性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奔月》中多次出现过关于“未来”的表述,即后羿口中所说的有意味的“明天”。第一个“明天”是在后羿打猎回家遭嫦娥责怪猎物太少的情形下出现的:“对。太太。我也这样想。明天我想起得早些。倘若你醒得早,那

就叫醒我。我准备再远走五十里,看看可有獐子兔子。”^④第二个“明天”紧跟在第一个“明天”的后面:“谁料到现在竟至于精光的呢。想起来,真不知道将来怎么过日子……所以我决计明天再走得远一点。”^⑤第三个“明天”则是在嫦娥独吞仙药升天后,后羿给侍女们分派差事,同时自我安慰:“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副仙药,吃了追上去罢。女庚,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马!”^⑥

小说中的这几处描写能看出后羿对“明天”的情感态度有着明显的转变,从一开始的满怀希望,认定只要自己起得早、走得远就可以,到认清生活的现实,开始焦虑未来而决定采取更大强度的行动,再到最后悬而未决、不置可否的自我安慰。这似乎也对应着作家对于未来的态度,“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⑦。希望也是如此,在20世纪中期之前坚信将来必胜于现在的鲁迅,在经历一系列变故后认清了希望(未来黄金世界)的虚妄性,但无论怎样失望,他与另一个受伤的自己始终在辩论、搏斗。鲁迅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作家,内心一直存在着对于未来的希望与绝望的交锋,前期他曾经想过“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⑧,即企图以“希望”为依靠。但鲁迅的生命体验愈发让他发现了寄希望于未来的虚妄性,未来的不可知和生命的“空虚中的暗夜”^⑨底色始终萦绕在他周围。不少研究者注意到鲁迅此阶段对牺牲意义的解构,但大多忽略了解构背后隐含着鲁迅对于牺牲所能换取的未来的质疑,如在《铸剑》中黑衣人说:“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⑩

① 范阳阳:《试论〈故事新编〉中的“牺牲”主题》,《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② 鲁迅:《〈三闲集〉序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4卷,第46-47页。

③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第62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0。

④⑤⑥ 鲁迅:《奔月》,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448、449、455页。

⑦⑧⑨ 鲁迅:《希望》,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4、3、4页。

⑩ 鲁迅:《铸剑》,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65页。

这一黑衣人的自我言说表述着对牺牲换来心灵伤害的不满,此外看似眉间尺、眉间尺母亲和黑衣人的牺牲换来了复仇的成功,最终三头互咬无法分清而同葬的结局,表明了牺牲的无意义,几人的牺牲没有换来暴君不再、历史不会重演、人民安居乐业的黄金世界,无意义的牺牲除了达成形式上的复仇之外,反而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不可预测的混乱。《奔月》中后羿为妻子辛苦觅食的牺牲、教导后辈的牺牲,换取的未来也遭到同样的质疑,嫦娥贪图享乐而独食药丹升仙,后羿遭后辈奚落、嘲笑、暗杀,夫妻同心、后辈感念等美好的未来图景并不存在。张丽华认为在鲁迅同年所作的《在酒楼上》一文中可见鲁迅对于“未来”的失望,她将这一作品与同写归乡遇故人的《故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指出:“《在酒楼上》中的回忆,则完全缺乏这一面向‘未来’的视域……在小说结尾,讲完了故事的吕纬甫陷入的是一种‘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的状态。这意味着,‘我’与吕纬甫的相遇,是一种纯粹的回到过去,它并不指向任何未来的‘乌托邦’。”^①

魏巍也认同《故事新编》中的“危难一拯救一反噬”的叙事策略反映了鲁迅在多年后认识到自己的牺牲与付出同墨子、庄子一样滑稽可笑的思想。这再次印证了鲁迅的牺牲观念在中后期基本宣告破产,不管是对于参与社会事务、扶持青年还是对于个人家庭的建设,鲁迅通过塑造笔下一个个看似与己无关的人物,讲述了“牺牲”的无意义与通过“牺牲”换取的未来的虚妄性。需要注意的是,鲁迅对于“未来”这一时间维度的不全然期待与对其到来美好可能性的怀疑,并不意味着鲁迅的怯懦、悲观乃至绝望,正如有研究者精准评论道:“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就在于他一方面确信‘惟黑暗和虚无’才是‘实有’,另一方面,又从未停止过‘面对它们进行绝望的抗战’。”^②

二、过去的沉溺性： 个体层面对往昔的痛苦与怀疑

“过去”不仅仅指过去的历史,还泛指过去历史的生命记忆,而鲁迅对“过去”的情感

态度也历经一段曲折的过程,并且对不同性质的“过去”有着对应的意义度区分。早期的鲁迅对于“过去”十分重视,多次强调过往记忆的重要性,认为遗忘过去具有意义层面的不可饶恕性。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心智的成熟与晚年心态的柔和,鲁迅逐渐认识到“过去”对人的束缚而日渐释怀,开始对“过去”进行思辨性分类与裁定。

早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就提到了铭刻“过去”的重要性,冷峻地批评人们对记忆的遗忘:“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道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踏下去了。”^③

这段N先生的牢骚之词是鲁迅借由他的口斥责国民们对英雄的遗忘。不久后,鲁迅的公开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对于遗忘“过去”的表述颇具辩证性:“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④

可见这个阶段,鲁迅对于“过去”的忘却开始出现矛盾的想法,一方面认为对于“过去”的忘却不应该,后人可以以“过去”为前车之鉴;另一方面,指出忘却过去也未尝不可,因为过去的创伤太过痛苦,唯有忘却才能摆脱痛苦得以新生。而到了《伤逝》的创作阶段,鲁迅似乎更加看重忘却“过去”的正面价值,即“遗忘”是清理旧账的方式和手段,也是走向新生的第一步。但在《纪念刘和珍君》和《淡淡的血痕》中,鲁迅再次表达了对遗忘过往记忆的不满,企图

① 张丽华:《如何安顿自己的“过去”——〈在酒楼上〉的空间诗学与记忆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② 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连载二)——鲁迅〈野草〉重释》,《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

③ 鲁迅:《头发的故事》,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第468页。

④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239页。

以“写一点东西”的形式拒绝忘却过去的历史,《为了忘却的纪念》同样显露了鲁迅对忘却过往记忆这一行为本身的抵抗。可见,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层面上,鲁迅强调应对往昔的创伤记忆予以重视,以铭记为国献身的英雄们,避免重蹈覆辙。而在个体层面,鲁迅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之于人的沉溺性,过往的记忆会束缚人的前进和发展,使其停滞不前。这种对“过去”在个体层面具有负面作用的深入思考与鲁迅个人具体的生命体验有关。对个人而言,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成为“乞食者”的童年创伤、兄弟失和大家庭理想破碎的成人伤痛,使鲁迅始终肩负了记忆的痛苦,他沉痛地指出:“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恋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①此外他还指出:“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②正如孙士棋所察觉到的:“在鲁迅的个人层面上,与其说他在时间的进程中以个人为载体不断打捞并铭记那些可能被遗忘的历史瞬间,不如说内在的创伤体验使他饱受无法忘却的记忆之苦。”^③

《铸剑》《奔月》等文本也涉及对“过去”的处理,在这两篇小说中“记忆”呈现出一种不可靠性和有害性,“过去不是既定的,相反,它必须不断地被再建构、再表现”^④。《铸剑》表面上看似是关于复仇的叙事,但结合鲁迅当时的情感处境和生存危机来看,这一小说实际上在自述“新我”对“旧我”的深刻反省,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旧我记忆”的清理,即眉间尺要实现蜕变,首先要做的是清除旧我对世界的温情想象与天真感受,由此安排眉间尺的母亲告诉其父亲被暴君残杀的真相,强行将母亲深埋于心的杀夫记忆植入并置换眉间尺与世无争、无忧无虑的美好记忆。黑衣人是清理记忆的第二把推手,眉间尺自刎以委托复仇的实质是对昔日犹豫温和旧我记忆的抹杀,温情记忆的存续妨害新我的行动。然而,眉间尺的母亲对丈夫被杀记忆的复现带来的只是年轻生命的消殒、童真善良的扼杀、复仇意义的消解以及新生活的无法展开。

因此,从行动的层面来说,选择哪些“记忆”

进行铭记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在不同情况下,“过去”也被鲁迅赋予了不同意义。在《奔月》中,全文总共有五处提及后羿对过去时代的记忆:“他回忆当年的封豕是多么大,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坐小土冈,如果那时不去射杀它,留到现在,足可以吃半年,又何用天天愁饭菜。还有长蛇,也可以作羹喝……”^⑤类似的表述颇多。后羿对往昔的回忆,既有对封豕、大蛇、黑熊等古代对手不复存在的惋惜,也反复出现对彤弓、彤矢、卢弓、弩机、长剑、短剑等昔日战斗利器的描写,表明对过去辉煌战斗历史的美好追忆。这种追忆反而使得后羿一直陷落在对昔日荣光的复现中,忽略了现实环境的骤然改变,即非原始狩猎时代,不再有那么多的飞禽走兽供人食用。

其中后羿与老太的纠葛很有象征意味,老太已全然不记得后羿昔日为民除害的英雄历史,盘问后羿为何人并表明自己不知晓此人。后羿见此情形后,并没有作罢反而满心不甘地追问:“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尧爷的时候,我曾射死过几匹野猪,几条蛇……”^⑥历史的尘埃已经一层层覆盖上去,而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倘若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历史中,最终只会被历史所抛弃。与此同时,追忆也蕴含着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一种重建,在《奔月》中后羿对昔日荣光的追忆掩盖、消耗与沉溺了生命的可能,面对现实环境的变化,沉溺在过去记忆的后羿缺乏一种重新学习新技能以勇毅迎接挑战、锐意前行的勇气。“过去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的,是消耗它的诸种可能性的。”^⑦后羿的确是有过

① 鲁迅:《忽然想到(九)》,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223页。

② 鲁迅:《导师》,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218页。

③ 孙士棋:《鲁迅的创伤体验与记忆方式——以〈野草〉〈朝花夕拾〉为考察中心》,《嘉兴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④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德]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第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⑤⑥ 鲁迅:《奔月》,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448、450页。

⑦ [法]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第16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不凡经历的英雄,当嫦娥抛弃他独自奔月后,他所采取的措施是拿出积存已久的弓矢射月,可见后羿一直沉浸在自己昔日所创造的光荣历史中并试图将其恢复。但他忽略了现在的自己已经不再是英雄,忘了处在现实中的人生活的第一要务是生存,以至于将自己的俗世生活过得如此凄惨,而这也是鲁迅经常强调的生活要旨:“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①因此,《伤逝》《奔月》中往往被人所诟病的子君、嫦娥这些女性人物,她们的扁平化与空心性特点在这一层面上或许可以被视作唤醒久困在回忆编织牢笼中的“后羿们”的象征物,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用自身去唤醒沉浸在旧梦中的“后羿们”,如涓生在子君死后决心用写作和遗忘做前导,“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②;后羿在嫦娥抛弃自己奔月而去后,才开始彻底反省自己总是沉浸在旧日荣光的不切实之梦使得爱人受苦,并对她独自食用仙丹奔月的行为深表理解,于是决心要开始改变自己而“吃了追上去罢”^③,试图革新自己的精神面貌以挽回对自己失望的妻子。多数学者将后羿对既往荣光的回顾,归结为“表现新文化落潮后启蒙者的彷徨、揭示启蒙知识分子的‘英雄的无奈’”^④,但个人认为其中不乏鲁迅自身对于过去记忆的情感态度和深入思考,即过去之于个体的沉溺性。

《奔月》这一作品是对古代神话的解构,即对中国“过去历史”的解构。鲁迅在《故事新编》结集出版的序言中说道:“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洞洞。……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⑤

由此可见,尽管《奔月》有着鲁迅、许广平和高长虹的情感关系以及厦门时期苦闷情绪的影射,但也有着借助文学创作重新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的主题意蕴。鲁迅借助“新编”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于过去历史的看法,质疑业已被广泛认同的历史,试着重新对中国古老的历史进行再次阐释。因此,我们不妨将《奔月》视作一个过去时间的整体,鲁迅通过创作这一文本对过去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提出了异议,也表达了对无辩证思考

而一味沉浸式认同过去历史这一做法的不满。结合《奔月》中存在着不少对于后羿沉溺于昔日英雄荣光的描写,我们可以进一步试着跳出这篇小说是在影射彼时鲁迅周遭人际关系的预设,而将这种古代事实与现代人的新生干系指向鲁迅对过往历史束缚自己认知和生活的极力解除与隐形驱赶。另外,也有学者指出了鲁迅创作《奔月》等小说是为了表现自己质疑正史与重构历史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除了外显的戏说历史之外,在一些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中也潜藏着鲁迅对后羿身上的历史重负的隐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鲁迅在个人层面上对于“过去”的总体批判态度。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曾说:“回忆固然并非总真实,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汲取经验和建立关系,尤其是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⑥“后羿们”的回忆也是如此,他们往往会通过从前的荣光重新绘制自我认同的坐标。“过去”的悖论由此凸显:过去的记忆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自我认同、自我优化,达到圆满;而与此同时,过去的记忆营造欺骗人的屏障,使人们容易陷落、沉溺于过去荣光而停滞在此前的矛盾痛苦和隐形的麻痹中。正如《伤逝》中,涓生踏进新生的第一步,便是忘却,忘却他和子君的过去,更要忘却昔日自以为精神导师的错误的自我认同。相较于《故事新编》中的其他作品,《奔月》晚于《朝花夕拾》中的多数散文,如果说《朝花夕拾》是鲁迅刻意用美化的方式、少有的温情来掩盖和抵制那些早已被他人看不出的“过去”的个体创伤,《奔月》则是鲁迅较为客观地呈现了“过去”对个体的欺骗性和有害性,即

①② 鲁迅:《伤逝》,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390、397页。

③ 鲁迅:《奔月》,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455页。

④ 龙永干:《鲁迅厦门时期“穿湿布衫”体验与〈奔月〉再理解及其他》,《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0期。

⑤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9卷,第472页。

⑥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第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个体容易沉溺于“过去”。

三、“现在”的重要性： 关键性的当下与中间物的生命体验

而对于当下,鲁迅曾说:“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①鲁迅当然指的是要珍惜当下的时间,并且对于鲁迅来说,“现在”并非孤零零的存在,它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关键节点,涵括原先的我和未来的我:“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回顾。”^②在1925年3月18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道:“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③他不满于人们普遍的“怀念过去”和“希望将来”,对人们发出了既不要沉溺历史,也不要耽于幻想,而要在当下采取行动的呼吁。可见,对于“现在”这一时间维度,鲁迅是极为重视的,而且“现在”在鲁迅的思想观念中并非单一的时间维度,更是一种生命当下或者此在的状态。鲁迅对“现在”的重视实质上既与其“中间物”思想有关,即无论什么时间段人和事物都处于中间物的状态,只能把握好自己作为中间物的情形,即“现在”;又与鲁迅务实而多疑的思想品性有关,务实使其能够知道“现在”相较于“过去”和“未来”的重要性,而多疑又使得他能够反思“过去”的有害和“未来”的虚妄。

“中间物”这一概念最早是汪晖对鲁迅进行了深度挖掘后的理论建构。在汪晖之后,“中间物”成了鲁迅研究中颇为流行的概念,被广泛运用。王乾坤、王富仁、郑家建和钱理群等学者陆续论析了这一概念,但基本仍在汪著设定的大范畴内进行。而何浩采用进化论视角对其进行解析,认为“中间物”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化过程。学者王乾坤已经意识到鲁迅“中间物思想”在时间维度上的呈现与具体化:“鲁迅以中间物拒绝终极,不过是克服其与中间物(有限)的分割;他强调当下生命之行,是为了统一过去与未来而使之活态化。在他看来,在形而上学状

态中的终极追求是虚脱的,只有站在地上,立于现在,人的终极性才有可能获得根据,才有所附丽。”^④由此,“既然一切都是中间物,终极无它处可以附丽,那么,人只有‘反求诸身’,将其拉回‘由此到彼’的当下之‘行’……把历史与未来收入当下以生命化,以让其‘在’”^⑤。不过他并没有对鲁迅关于时间上的中间物意识进行深入挖掘,尤其是没有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的阐释,基于此,后文将对鲁迅时间观念层面的中间物思想进行深入解析。

任何对过去的怀想和对将来的假设都是基于个体当下的生命感受。无独有偶,不管鲁迅对“未来黄金世界可能性”的探询,还是对“过去记忆沉溺性”的批驳,指向的也都是鲁迅这一生命主体对于当下生存的认同性资源的思索与寻求。正如龙永干所说:“鲁迅在借助历史符号的时候,并不是认同传统,而是借助历史框架来表现自我深刻复杂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情感。”^⑥鲁迅在逐渐看清直线进化论的盲目乐观与浅薄庸俗后,不再一味相信无必然意义的“牺牲”和空洞遥远的未来,转而更加关注联系着过去、关乎着未来的现时,尤其是现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价值,因此《奔月》中多处描写后羿在现时环境中无法发挥自己擅长技能的无所适从,以及与日常庸俗生活对抗的生命痛苦体验。鲁迅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决定了其“活在当下”的思维模式,不少学者也关注到鲁迅的存在主义思想观念。国内学者中汪晖正式将西方存在主义话语运用到鲁迅研究,他与解志熙、靳丛新、王乾坤、彭小燕等人都曾对鲁迅的存在主义精神进行过整体性探究。国外主要是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发掘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思维。他们

① 鲁迅:《门外文谈》,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6卷,第375页。

② 鲁迅:《〈十二个〉后记》,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222页。

③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第10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0。

④⑤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增订版),第35、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⑥ 龙永干:《鲁迅厦门生存境遇与文学创作关联发微》,《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1期。

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探讨鲁迅以孤寂为主要内容的存在主义情感体验,而相对忽略了鲁迅对活在当下的重要性的提倡和对当下生命体验的传达。

厦门时期的鲁迅最为看重《写在〈坟〉后面》这篇文章,表达了自己过去生命作总结的思想,指出对自己过去道路不知道是“铸台”还是“挖坟”的不在意,而是在乎“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①。鲁迅所强调的是倘若不珍惜时光便要逝去的时间紧迫感,即“把握现在”的重要性。对时间和事物正在“逝去”的认知感受,源于鲁迅彼时的暂停休整,这是鲁迅在回顾这段暂停历史后所生发的更为强烈的对当下性的价值重视。此外,鲁迅在《〈野草〉题辞》中也写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②过去式的生命形态对当下生命的此在是一种确认,鲁迅强调的还是当下的生命体验与存在状态。纵观鲁迅的创作,《过客》中过客知道前方是坟墓,依然拒绝老人的劝诫和女孩的好意而执着地前行;《这样的战士》中战士面对无物之阵,只是一味地举起投枪;《死火》中死火面对烧完还是冻灭的两难选择和必死结局时,立马选择了实现自己价值的前者;《伤逝》中涓生从始至终为了实现新生,无论面临何种处境、采取何种手段,第一时间坚决行动,企图跨出新生的第一步;《铸剑》中眉间尺即使知道自己复仇任务艰难且难逃一死,但毅然决心杀死旧我走上复仇之路……这无一例外显示了中间物对过去的坚决割舍和当下行动的迫切,以及希冀当下决定未来的热烈期待。因此,鲁迅所提倡的“现在”指向了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放下沉重的历史重负,客观地看待未来许下的光景,从而把握好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现在”。

仔细分析《奔月》,便能见出鲁迅这一思想的赓续和强化。《奔月》对鲁迅“重视现在”思想的凸显,不仅体现在后羿知道哪怕走远一点也会一无所获,但依旧每天早起走远打猎的即时行动这一点上,更体现在鲁迅对当下生活第一要义即生存的强调。当下生活的第一要义是

生存,所以《奔月》开篇便涉及一个最为迫切的生存问题——“吃”。小说开篇写后羿没有打到猎物而不敢进家门的无奈状况,在小说中鲁迅描写了大量吃穿用的物质意象,其中“乌鸦炸酱面”出现了七次,其他的如白面、炊饼、辣子鸡、葱、脱毛的旧豹皮等物质意象更是贯穿全文。后羿与老太之间的纠葛也是由一只老母鸡引发的,连最后嫦娥独自吞食仙药奔月,后羿也没有忘记眼下紧要的吃饭问题:“还是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烙五斤饼来,给我吃了好睡觉。”^③小说尤为突出的就是对物质的反复强调,追寻妻子的紧急事件最后落脚点还是在物质上的“吃”。我们看到即使是昔日为人称赞的英雄,也逃脱不过当下生活物资需求的操控,后羿的悲剧不是外在力量带来的打击,而是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看似毫不起眼,却时时刻刻无法脱离的物质缠绕对其造成的扼颈窒息。英雄照样会在物质的委顿中黯淡与消失,更何况芸芸众生呢?可见,当下性的物质思考是鲁迅始终在意的,也是他从普遍民众的视角出发进行的在地性思考。鲁迅由后羿和嫦娥在物质上的困窘,介入了当下生存的第一要义,表现出对现实生活和复杂人性的深入体察,剖露出在人生中解决当下生存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

具体作品应该放在连续性的文学生产环境中进行考察,鲁迅的作品更是如此。《奔月》作于1926年12月,此前一个月鲁迅创作了《写在〈坟〉后面》,此文表达了“中间物”的思想:“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④就像汪晖所敏锐察觉到的:“‘中间物’这一概念标示的不仅是鲁迅个人所处的历史位置,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⑤在此,我们毋宁将“中间

①④ 鲁迅:《写在〈坟〉后面》,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351、353页。

② 鲁迅:《〈野草〉题辞》,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98页。

③ 鲁迅:《奔月》,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455页。

⑤ 汪晖:《自序》,《无地彷徨 五四及其回声》,第7-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物”看作是鲁迅对于三个时间维度的观念,即鲁迅更在乎作为“时间中间物”的“现在”,他由自身生命体验获得强烈的“中间物意识”,也借由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审视时间和自己的生命,因此鲁迅的不少言行都体现他珍视“现在”的思想观念,如鲁迅倡导在日常生活中用喝咖啡的时间来看书,在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并非想着颓废度过,而是更加抓紧每一分每一秒进行写作,希望能够在有限的的时间里留下更多有价值的文字。《奔月》充分体现了鲁迅在“中间物”思想的指导下对于“现在”的重视与强调,秦林芳也评价道:“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奔月》是鲁迅把中间物意识表述得最鲜明的一篇。”^①在《奔月》中,鲁迅着重展现的是后羿对于过去的缅怀、缅怀过去对后羿生活的影响、现时的周遭环境和后羿在现时环境中的现时行为。过去原始狩猎时代与现时农耕时代、历史事迹与现时行为在文本中构成两组对立的关系,从这两组关系和未来的不可知,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鲁迅对三者的态度,即缅怀过去无济于事,反而只会扼杀更多的可能性,未来的虚妄与否取决于当下,最应多加关注的是与自己生存切身相关的现在。

此外,当下性的生命体验亦是鲁迅非常关切的。因此,他会在《奔月》中花费大量篇幅写后羿无物可射的落寞、被世俗生活难住的无奈、被妻子嫌弃的局促、被老太污蔑的无语、被学生背叛的失望和被妻子抛弃的愤恨,以及峰回路转的自我心理建设等诸多心理情绪。这是鲁迅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亲历过的,也是鲁迅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应该竭力予以呈现的。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当下性的生命体验这一点,鲁迅自创作之初便在践行,如青年时期出于屈辱的生命体验,通过小说创作对中国封建社会恶习与奴性发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斥强音;中年时期出于社会混乱的生命体验,创作一系列杂文

对中国社会的各类病象与乱象进行批判,呼吁要在风沙走石的时代多写有刺戟力的文章;晚年时期出于暮年心态,创作了一系列倡导生命大欢喜而无惧死亡之坟的通透散文。

结 语

鲁迅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情感态度是总体统一而内部复杂曲折的。总的来说,《过客》中鲁迅对于老翁、女孩和过客的描写很能代表他对过去、未来和现在各自的看法,即过去是腐朽的,丝毫不值得留念,而未来许下的黄金世界又是一种魅影,唯有现在可以全凭自己把握。细致来说,不管是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鲁迅对它们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辩证的思考之路:对于过去,鲁迅曾在铭记和忘却之中徘徊,最终在集体层面上笃定了纪念的必要性,在个体层面上认识到过去记忆的沉溺性,而确立了要解除过去历史对己身的束缚和抛下过去开辟新生的决绝;对于未来,鲁迅在希望和失望中游移,最终认清了“牺牲”并非一定能换取“黄金世界”,美好黄金世界的到来具有一定的虚妄性;而对于现在,鲁迅认为具有当下性的现在极其重要,是生命关键性的一环,它既是过去所决定的,也紧密连接着将至未至的未来,同时还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

【作者简介】谢亚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鲁迅、地域文化与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

① 秦林芳:《“奔月”:中间物的历史寓言》,《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